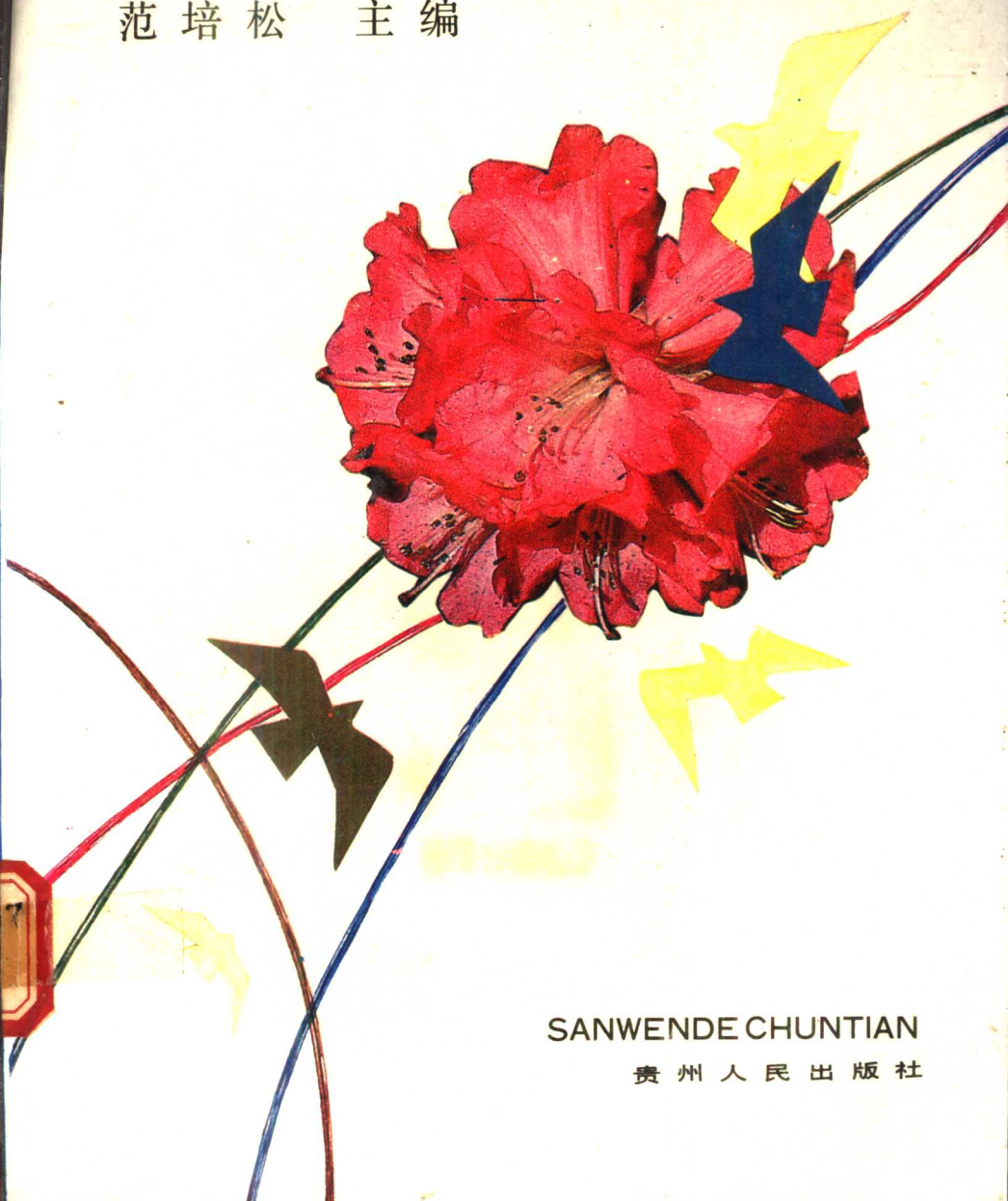


散文的春天

——新时期十年散文二十五讲

范培松 主编



SANWENDE CHUNTIAN

贵州人民出版社

散文的春天

——新时期十年散文二十五讲

主编 范培松

编委（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 尧 任申润

孙安菊 范培松

润清云

贵州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 成善珍

封面设计 石俊生

技术设计 成 戈

散 文 的 春 天

——新时期十年散文二十五讲

范 培 松 等著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

(贵阳市延安中路九号)

贵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贵州省新华书店发行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1.25印张 258千字 1插页

1989年7月第1版 1989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470

ISBN 7-221-00999-6/G·427 定价：4.20元

前 言

在我国当代文学研究领域，散文是一个被人们长期遗忘的角落。造成这个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散文本身的特点来说，因为它不要求有完整的情节，也不必塑造完整的人物形象，它较多的仅是一滴血、几颗泪，或是轻轻的叹息，低低的吟诵而已，容易为人们所忽视。再加上散文一直以文学正宗自居，有些自大，千百年来发展史，使它背上了很多包袱，尽管新时期以来，它已脱胎换骨，但比起小说来，似乎面孔上的旧的痕迹还比较多。这样，难免它的门庭就变得冷落车马稀了。

于是，也就造成了人们对它的许多误解，有人在洋洋乎的文章中判定散文“在江河日下之中”，并斩钉截铁地宣布：“当代文学不再需要散文了，这是一个很简单明了的事实。”

尽管如此，我们几位爱好散文的志同道合者，却没有在这“简单明了”的判决前却步，反而更促使我们要到散文园地里观察一番，研究一番。结果大大出乎我们意料之外，事情并不是那么“简单明了”，那里有一个春天，而且是一个真正的多彩的春天！

我们发现：在散文园地的春天里，巨大的“惯性”已经终结，再也闻不到那种“咖啡馆”里的清淡的不负责任的气味，它躁动着忧患、批判和探索的活力。

我们发现：在散文园地里的园丁，虽则也有能干的和差劲的

不同类型，但他们决不是如W·耶茨所说的那样：“最能干的缺乏信仰，最差劲的却充满热情。”他们信仰在，热情也在，不同的是种出的花的质量不同罢了。

因此，我们的结论是相同的：如果把“五四”时期的“极一时之盛”的散文春天，称之为现代散文史上的“一次革命”，那么，新时期散文园地里的多彩的春天，当之无愧地可以称之为散文的“二次革命”。这就是本书的总纲，也是我们树起的大旗。

散文的“二次革命”还在继续，如果本书的出版，能促使诸君对这一场散文的“二次革命”予以关注，我们将感到无限的欣慰。

我们毫无保留地为散文的“二次革命”欢呼！我们也竭诚欢迎人们对此予以批判。因为，“批评家，如果是真正名符其实的话，本来就必须努力克服他个人的偏见和癖好。”（T·S·艾略特）。

这是一本集体撰写的著作，由苏州大学教授范培松担任主编。参加撰稿的有贵州师范大学副教授任申润、贵州大学副教授孙安菊、苏州大学教授范培松、贵州公安干部管理学院副教授润清云、苏州大学教师王尧。最后由范培松、王尧统稿定稿。其中，“寻求与世界文明的沟通”一文是苏州大学吴跃农撰写的。

本书在撰写过程中，自始至终得到贵州人民出版社编辑室有关同志的关怀、指导，在此我们表示衷心感谢。

目 录

前言	(1)
十年散文漫步	(1)
崛起前的颤动	(11)
在继承与反叛中艰难蜕变	(23)
思维的开放与构思的突破	(42)
散文的困惑和出路	(63)
从狭窄的胡同中走出	(76)
新时期散文的人物描写	(100)
关于新时期报告文学真实性问题的论争	(118)
正在转向、蜕变中的游记	(135)
哀祭散文的春天	(151)
散文艺术中的一朵奇葩——趣味小品	(160)
寻求与世界文明的沟通	(180)
杂文的新生与发展	(192)
传记文学的新天地	(203)
摇曳多姿的随笔	(215)
散文诗在夹缝中前进	(226)
回忆录——历史的广角镜	(238)
爱神终于叩开了散文的大门	(246)

散文中的艺术化的民俗和民俗在散文中的艺术化……(256)

夕阳无限好……(267)

散文风景线一大奇观……(277)

为小说家闯进散文园地喝采……(298)

在文学的转折点上……(305)

新时期散文理论研究综述……(327)

当诗一样读……(335)

附录：谈谈高校散文写作教学……(348)

十年散文漫步

十年散文园地，是人们一直关注的一大焦点。

人们至今对她的挑剔还是那样苛刻，对她的褒贬还是那样不一，对她仍然疑虑重重，甚至有人还怀疑她的存在……这就是严峻的现实。

因此，我们才下决心充当导游者，引导读者进入这座园地，让你漫游一番，细细瞧瞧这座百花园。我们相信，读者最后会得出和我们相同的结论——

这是一座令人神往的色彩斑斓的百花园！

散文的“二次革命”

十年散文的历史，就是一部散文家的心灵解放史。

散文是直抒胸臆的文体。它能最透明地折射作者的心理状态。在我们建国初期，人们尽情歌唱天下大同。那时有些散文尽管还是粗糙的，但作者的心理还是很健康的。直到今天来读这些散文，依然能感到作者心房的真实的颤动。但从五十年代后期起，由于反右以及一连串的频繁的政治运动的冲击，使散文作者的心理状态逐步收缩起来，后来就变成了惊弓之鸟。为了紧跟形势，

他们的创作不得不小心翼翼地“走钢丝”，既要盯“上”，又要看“下”，既要瞻前又要顾后。许多条条框框形成了整套的应该怎样怎样，不许那样那样，编织了一只无形的“金色牢笼”。许多散文家甘愿躲进了这只“金色牢笼”，于是看到的满处是金色，抒写的也是大家在这“金色牢笼”里看到的金色，久而久之，写“金色”成癖。这样，散文到处都可看到耀眼的、从“金色牢笼”中发出单调的金色的光，尽管色彩是金色的，但由于它的单调和重复，引起了读者的本能厌恶。

尽管如此，读者还能忍受，毕竟这些金色多少还是从生活中折射出来的。到了“文革”，事情完全颠倒了。那些金色的散文够耀眼的了，居然在一些人看来却是黑色的，在六十年代写金色的散文曾轰动一时的杨朔也难遭厄运，他为金色的散文付出了最宝贵的生命，这是散文史上特有的悲剧。于是散文家都手足无措，不知如何是好。样板戏的“三突出”经验，在小说、戏剧中都能接连不断地出现奇迹，产生出很多轰动一时的“佳作”，而独独在散文身上却出不了奇迹，因此在当时垄断文坛的人看来，散文实在不争气。但如果远距离地用今人的眼光来反思一下，这正是散文的光荣。

不过，散文家是够苦的了。他们在粉碎“四人帮”时的心态可以用这样的话来形容：他们冻僵了，心破碎了，凝固了。他们渴望心灵的解放。

春天来了。当“四人帮”精心纸糊的牢笼一旦倒塌后，散文家的心灵迅即在复苏。

尽管散文家和小说家、戏剧家们一样，心灵的复苏要有一个时间，但相比之下，散文家有它得天独厚的优势，由于散文不必苦心经营谋篇，由于散文是直接心灵的倾泻，多年的积愤一朝得

到倾泻，其势之猛，之速，之烈，大有燎原之势。当时有影响的如讨檄“四人帮”迫害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陶斯亮的《一封终于发出的信》，如入木三分地昭示“四人帮”爪牙的凶恶品格的秦牧的《鬣狗的风格》，如为“丑小鸭”之类的小人物歌唱的《哥德巴赫猜想》等，都成为传诵一时的名作。也许现在来看这些佳作，似乎只不过是心灵的自然流露罢了。须知，从当时的历史来看，这些作品所写的“人”，所写的“事”和所抒的“情”，在某些经典里是被禁止的，在金色的牢笼里也是看不到的，那是一种无畏的精神的显示。它告诉人们，散文家已经自己解放了自己，他们从“金色的牢笼”里挣脱出来了。如果把“五四”时的散文“极一时之感”称之为散文的一次革命，那么这一次心灵解放，毫无疑问，可称之为散文的“二次革命”。

这次革命是以血泪的怒吼拉开序幕的。人们不会忘记，当“四害”刚刚扫除，严冬还笼罩着祖国的大地，散文凭着它的嗅觉灵敏，直抒胸臆以及篇幅短小等优势，最先闻到了春天的气息。它很快就觉醒和复苏了，率先站出来，含着泪水，大声呐喊。一大批控诉和揭露“四人帮”以及爪牙的罪行，悼念“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冤魂的哀祭散文破土而出。如黄宗英的《星》，巴金的《怀念肖珊》，陶斯亮的《一封终于发出的信》，丁宁的《幽燕诗魂》等诞生了。这些散文在当时的影响，完全可以用春雷来比喻，那真是惊天动地，震撼人心。这些短小篇章之所以引起这样强烈的震动，在笔者看来，一是它得力于大背景、大形势。十年内乱，全国有成千上万的人身上伤痕累累，有多少人不明不白地含冤而死，有多少人身上莫名其妙地被泼了污水，哀祭散文的兴起，使人们找到了感情的喷发口，因此它好比是一点火星溅到干柴上，势必要引起燎原之势。二是得力于这些作品所抒发的情

感。因为散文从六十年代开始，就倾心于描摹鸟语花香的画面，绝大多数散文都是甜滋滋的，中间偶尔出现一些人，也都不同程度地中了“三突出”的邪，虚幻之作较多。而现在这些哀祭散文写的对象大多和作者有直接的亲密关系，作者有切肤之痛，一提起笔，往往就涕泪长流，感情真挚浓烈。人们读到这样的血泪文章，顿时就产生一种把历史再颠倒过来的震动，往往是作者含着泪写，读者含着泪读。因此，这一段时间的哀祭散文的影响就特别强烈。在整个新时期文学中，它和哀祭诗歌一道起到了新时期文学的铺路石的作用。

这一些用血泪凝成的哀祭散文，尽管它在艺术技巧上没有什么突破，而且有很多篇章在布局章法上还有雷同之感，但它在新时期文学中的地位和作用都不可低估。第一，它横扫文坛上的“三突出”的八股风，为散文抒写真情实感作出了榜样。现在我们回过来看一看历史，从“文革”十年到新时期文学之间，哀祭散文在其中起了重大的催化转折作用。第二，哀祭散文的特有的血和泪的内涵，使它具有强烈的批判意识，它无疑是一枚枚烈性炸弹，它炸毁了林彪、“四人帮”苦心经营的法西斯专政牢笼，每一篇哀祭散文就仿佛是一篇声讨林彪、“四人帮”的檄文，特别是还和一些议论散文如秦牧的《鬣狗的风格》，巴金《随想录》中的有些篇章等配合作战，形成浩大的声势，从而对于揭批林彪，“四人帮”，平反冤假错案，冲破各种禁区，解放人们思想，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所以无论从哪一方面看，它都向人们强烈地昭示了这样一个结论：散文是新时期文学的一支重要的主力军。

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拨乱反正逐步深入，国内的重点也逐步转移到经济建设上去。在这一转折关头，散文的二次革命继续深入，并趋向高潮。其标志就是散文门类中的报告文学

由于近距离和纪实等优势，显得异常活跃。它大胆干预生活，涌现出一批力作，成为广大读者注视的中心热点，在我国报告文学经历的半个多世纪历程中，出现了从来未有的高峰。而抒情小品相对要软弱一些，许多散文家开始转移到回忆往事和追踪历史上，向“后”转。这种向“后”转，也是散文的一种特殊干预生活的方法，对此应该认真分析。从作者成分来看，这类散文大致有两种人组成，一种是老同志，或老干部、老专家、老作家等，另一种是有一定生活阅历的中青年，或是有这样那样创伤的，或是一些在农村跌打滚爬过的“插青”等。他们回忆的动机也不同，极为复杂：有的是把历史写下来，“立此存照”；有的为故人画像，目的是要和今人对比；有的亦想从历史中寻求某些安慰和刺激……，从八十年代开始，这类散文犹如雨后春笋，有时几乎主宰了整个散文的文坛。如《散文》月刊对1980年——1983年的《散文》月刊上的散文进行评奖，获一等奖的十篇散文中有六篇是怀旧回忆之作。不可否认，这类散文的佳作也确实特别多，如黄秋耘的《丁香花下》、艾煊的《醒时的梦》、《湖上的梦》，陈白尘的《云梦断忆》，王英琦的《有一个小镇》，杨绛的《干校六记》，丁玲的《“牛棚”小品》等等。这类散文的价值就是可以使人们从历史的回声听到现实的叹息，而且许多篇章味苦而涩，增加了当今散文的色彩和味道，使得散文园地具有酸甜苦辣的味道，呈现出五彩缤纷的美姿。这类散文也可说是散文二次革命的深入的一种表现，它有深刻的社会内涵，向“后”乃是为了向“前”，由于前后对比，人们从中可听到沉重的历史回声，因此往往可当历史来读。它也是一种干预生活的手段，提醒人们不要忘记这些历史教训。但另一方面从消极意义来考察，写历史，回顾往事成为散文的兴奋点，势必要削弱散文的活力，和现实生活拉开距离，给

人有一种“老了”的感觉。尽管如此，无论从那一方面考察，都比以前一阶段的散文成熟。然而不可原谅的是，散文这一“向后转”，是散文家面对新的形势，缺乏竞争力的一种软弱的表现。它或多或少表现了作者对当前生活的冷漠，从另一个方面也告诉我们作者心灵解放之艰难。这样影响了散文二次革命的继续深入，使这一场散文二次革命出现了冷热交替的局面。

但不管怎样，出现在这十年中的散文二次革命，是值得我们大书特书的。为了能充分认识、总结散文这一场二次革命，我们应该充分注意以下三点：

首先，从内核来看，散文的这一场二次革命，是散文家的心灵解放。这个心灵的解放，由原来的封闭向开放的转变；由原来注重写“金色世界”的单向型向以真实地写多味世界的复合型转变；由原来“自我”失落向“自我”回归的转变，等等。对此阐述得最为彻底的是著名作家巴金，他提出要把“心交给读者”，散文要当作“遗嘱写”，可以说是散文二次革命的宣言书。这样，就决定了散文的二次革命的方向是正确的，主流是健康的。

第二，从形式上看，散文不仅解放了那些被冷落和搁置的一些散文种类，如随笔、游记、哀祭文、传记文学、散文诗、趣味小品、书斋小品及杂文等等，而且注意和其他文体等嫁接联姻，促使和加快了散文文体的裂变和转化。当今的纪实小说的兴趣，就是散文二次革命结出的一大硕果。

第三，散文的这一场二次革命，并不是散文孤军奋战，它和其他文体的革命始终结合在一起，尤其是当“文革”十年这一页历史刚刚翻过去的那岁月，散文的崛起和小说、戏剧的崛起呈现了粘着状态。它们互相配合，互相鼓励，互相吸取力量。所以散文的二次革命的生力军并不像“五四”时期第一次散文革命时那

样单纯，在冲锋陷阵的主将中有许多小说家如巴金、王蒙、贾平凹等，都非常引人注目。这样，使这次散文二次革命的战线更为广阔，影响更为深远。

对新时期散文家的扫描

为了能使读者对新时期的散文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这里我们想对各类的散文家进行一个初步的扫描。

首先我们应该把目光集中到老一辈散文家身上。他们资格老，威望高，影响大。如冰心、柯灵、吴组湘、孙犁、郭风、秦牧、肖乾、徐迟、何为、碧野、吴伯箫、王西彦和刘白羽等。几十年来，他们承受了各种压力，痴迷于散文事业，形成了他们特有的散文价值观念。他们为人们创造了很多优美的散文，也完成了“自我”人格的塑造。他们对原有的散文价值观念和审美观念是那样的偏爱和执拗，因此在新时期中，当新时期的散文在阵痛中分娩时，是他们首先提出要“振兴散文”，其勇可嘉。但是如果不对自己以往的散文创作进行严厉的解剖和鉴别，也没有自我否定的决心和勇气，所谓“振兴散文”只能是一句空话。他们也想以自己的散文花朵来装扮新时期的春天，更多的是为原有的散文价值观念的兑现提供新的品种，但由于年事已高，再加上以往种种桎梏的束缚，显得力不从心。所以逐渐表现出对散文观念变更的反应的迟钝。尽管其中有少数作家如徐迟，在散文变革中充当了报春鸟，显得十分活跃，但从总体上看，这些老散文家在新时期中，有影响的佳作较少。

在老一辈散文家中，引人注目的是那一批在历次运动中被错误地打下去的作家。他们有思想，有胆识，有锋芒。他们备受挫

折，因此往往也就特别敏感。他们对现实的许多问题本能地会产生一种焦虑情绪，因此转化到散文中，往往产生出很尖锐的批判力。他们创作欲旺盛，不时有佳作问世，他们用散文创作的实践，恢复了他们的创作青春，恢复了他们原来的道德人格面目。

新时期散文的主力军是一大批中青年散文家。也许这支队伍和小说家队伍相比，要相对地弱些。但毫无疑问，他们是新时期散文的中坚和希望。如徐开垒、袁鹰、艾煊、丁宁、石英、苏晨、忆明珠、宋振庭、杨明仪、赵丽宏、周明、王光明、刘成章、叶梦、苏叶、王英琦、唐敏、和谷、薛尔康和曹明华等。他们承上启下，是关键的一代。虽则他们中较多的是喝“狼奶”长大的，但对散文的原有的种种铜弊较为熟悉和痛恨，尤其对以往散文只能在规定的长河航道中爬行徜徉很是不满。因此，一旦新时期的春风又“绿”人间的时候，他们毫不犹豫地就把散文之舟推向大海，让散文散漫地在大海上前进。他们的框框最少，成果最多。以上提到的一些作家，大多数都有几本有影响的散文专集出版，受到人们的注目。尤其可嘉的是前几年小说“性”意识爆炸，产生许多超级次品，导致“失重”时，而这些散文家的散文却仍然是熠熠发光，为人们所喜爱。当然，也不能回避，他们中有的人在努力使散文冲破原来的划地为“牢”的圈子，但惯性又会自觉不自觉地把他们拉回原来的“牢”的圈子里踏步。但应该看到，在新时期的散文作家中，这些人是最为勤奋，最肯探索，因而成就也就最大。特别是一些年纪轻的散文家，更是无忧无虑地敞开自己的胸怀，把自己的青春活力，融在自己的散文篇章中，如朝霞下的露珠那样晶莹可爱。曹明华的《一个女大学生的手记》就是其中的代表。这些散文作家是未来散文园地的希望所在。

在新时期散文园地里，还活跃着一支生力军。这支生力军原

来并不是散文园地中的专职园丁。他们都有各自独特的岗位，有的是教授、学者、专家，有的是将军、省长、司令，有的曾经有过这样或那样的一些奇异经历，具有一定知名度的人。他们在新时期的春天召唤下，神差鬼使地来到散文园地，充当了园丁。虽则是漫不经心地播下一些种子，但因为这些种子都在他们的感情里漫透了九九八十一天，所以一到土壤里，长出来的居然都是一朵朵奇异的鲜花。如杨绛的《干校六记》，陈白尘的《云梦断忆》，沈醉的《我的三十年》，伍修权撰写的一些回忆录，惠浴宇的《记铭璜同志》等，都是难得的散文佳作。这些人的共同特点是：一，自我经历曲折丰富，并有传奇色彩，他们的散文也大多是写自我经历，带有回忆录的性质，因此决定了他们的散文具有强烈的纪实性；二，他们都几经历史的沉浮，饱经沧桑，正正反反的经验教训使得他们都能正视以往的历史，具有严肃的历史责任感。他们写散文是把它当历史来写的，当遗嘱一样来写的，尊重历史、再现历史是他们的本能要求，所以他们的散文完全可以当作历史来读；三，他们是散文园地的新兵，没有沾染上散文的种种旧的恶习；他们蔑视法则，无拘无束，自由自在，从容散漫。因此他们的散文最少模式，最有生气，也最为健康。尽管他们写散文是“无心插柳”，但偏偏确是“柳成荫”，在读者中享有较高的威望。

最后还应特别提一提那些常到散文园地来“客串”播种耕耘的小说家。其中有的是老牌小说家，但在新时期却一心一意写散文，并赢得了极大的声誉，如巴金，他在新时期创作的散文集《随想录》，已成为我国散文发展史上的一块重要里程碑。有的是散文小说齐名，说不清他是小说家还是散文家，如贾平凹的散文创作甚丰，出版了《心迹》、《爱的踪迹》等散文专集，在散文界

颇有影响。有的虽偶然为之，但写出的散文独具风采，不同凡响，如陆文夫的《梦中天地》，王蒙的《访苏心潮》，冯骥才的《书桌》等。这些作家由于是“客串”散文，他们对散文的原有规矩似乎可以一概不管。尽管像巴金在解放以后也曾写过大量散文，但他对自己这大量散文也毫无留恋之意，甚至想和这些散文彻底决裂，不害怕失去，也不担心自己会一无所有。这种彻底的决心，使他的散文能够得到脱胎换骨的改造。尤其他的散文中的坦率的忏悔意识，使他的自我人格在散文创作中得到升华而实现了自我完善。同时，这些小说家由于在新时期的小说创作中，取得了许多有效的经验（如刻画多重性格的丰满人物，抒写丰富多样的情致等等），并把这些经验带到散文创作中来，必然推动了散文创作的嬗变，

在新时期十年中，还有大批散文作者显露了良好的势头，这里不一一列举了。我们深信，他们将会以优秀的散文佳作，为散文园地描绘更美好的明天。

（范培松）